為母親說的窈長故事

——地藏菩薩及其「情深本願」

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又名《地藏菩薩本誓力經》，簡稱《地藏經》

祂想為她說一部經，在祂肉身的最後。

一部特別的經，攸關於母親，與人子。

攸關於女性生命，與大能。攸關於罪惡，與恩赦。

攸關於「入牢」與「出牢」。

攸關於救贖者與被救贖者。攸關於人類最深摯的情感，

以及最精煉、永恆的向度，與銘刻。

也攸關於此世至澄湛的愛、美，與嚮往。

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

我來描述這樣一尊菩薩：

海水沸騰湧嘯、烈如火燒。

地獄的鐵城無邊無底，

超越人天神鬼所能攀越的限度。

四圍闃冥無光。

一個永夜，深沉無底，

墨黑無底，絕望無底……

哀哭無底，刑虐無底……

森然折射的，唯有一床床刀山劍樹凜冽赤白的鋒刀，一支支銅柱鐵烙幽紅嗜血的火影……以及各種鐵牛鐵馬鐵車鐵衣，各類器械叉棒、各式刑具，與行刑者身上幽晦黑昧的反光。

長夜無底，唯有悚顫心魂的刑虐與嗥哭……

唯有一人的身光皎潔光明，如月河般，長流而過，足以震碎幽冥，破裂地獄，斲斷鐐銬，滌盡人類一切罪相罪苦罪因罪本……拔除種種「自囚」與「入囚」的理由，種種「赴火」與「縱火」的根蔓。

唯有一人貞嚴寂定，如植蓮者一般，將長夜的罪相，視為足下一輪輪千幅蓮頁。長夜的澇苦，視為灌溉、育撫；長夜的贖拔，視為蓮蕊的攀昇，與淨化。

且將這千億兆永劫所無盡延展、無量鋪蓋、無限綻啟的蓮華，晶瑩獻納世尊足底的那人。

也是娑羅雙樹即將化為鶴羽一般霏白，世尊即將入滅之前，所曾摩頂再三，密密囑咐的一人。

忉利天宮

時光是公元前四八六年、周穆王五十三年，彼時，世尊行將進入最後的無餘涅槃。娑羅樹纖長的葉片如鳥羽般娑娑拂振、悠悠而長遠……世尊陷入窈長的思惟。祂深刻憶想起亡母摩耶夫人……自從悟

證菩提以來，祂曾跋涉迢遠，為無數天人神鬼宣說過無盡精微法要。然而，四十九年來，祂尚未曾見過母親，也尚不曾為她說過一回法呢。

祂想為她說一部經，在祂肉身的最後。

一部特別的經，攸關於母親，與人子。

攸關於女性生命，與大能。

攸關於罪惡，與恩赦。

攸關於「入牢」與「出牢」。

攸關於救贖者與被救贖者。

攸關於人類最深摯的情感，以及最精煉、永恆的向度，與銘刻。

也攸關於此世至澄湛的愛、美，與嚮往。

長者子

是了。故事從「美的傾慕，與嚮往」開始：在不可追序、如大漠砂礫一般浩渺的長劫之前，此時，有佛名為「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」，圓光皎美，散發著千種福德所凝綻而出的無上形容。

深深傾戀著這無上希世的嚴美，唯願如彼一般……前往禮敬的大長者子，於是問佛，是於因地中，立了怎樣一種行願，始能具有如是璨皎的妙相？

「欲證得如我一般嚴好的色身，必須歷劫久遠，度盡一切苦難眾生。」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慈和回答。

長者子心中驚動。於至深的懷慕中，他誓願道：「自今而後，乃至盡於未來、不可計量的長劫，我願尋索一切智慧善巧、贖拔所有流轉六道的罪苦有情，使得蓁莽荼毒，盡此大地，皆得解脫。我才於最後，證得菩提。」

婆羅門女

從「戀美佛身」開始，無數的長劫如流雲般曖曖拂移過人類的軸

卷。此時，一位平凡的母親死亡了。

不，或者，不止於平凡——而是無知、愚頑、匱乏於美德。正如某種種姓尊貴，倍受眷寵而帶點驕傲，帶點任性，帶點剛愎霸氣，且目中無人、侮慢一切的女子。這個女子聯繫了地藏菩薩的前身，與「地獄」的深刻源起——

一位平凡得足以具足一切「無明之惡」的母親，以及一位不平凡的、足以具足人性璀璨情操的女兒。

一名光色陰霾的母親，以及一名光芒萬丈的女兒。

天與地如此接壤，兩個相左的情質以臍帶聯繫在一起，猶如負片與正片一般，母親有多失德，女兒即有多厚美……不可更改的，僅是同為一體、自其而出的婆羅門種姓，和骨血。

母親去世了。一向邪見恣意，是非不明、藐視因果、侮慢佛僧的母親會去哪裡？能去哪裡呢？

深深摯愛著母親，婆羅門女憂憶非常。她曾想盡方法誘勸、引導母親。有一刻，母親恍然聽信了；但下一回，那剛拗的脾性又起了！又照樣顛覆一切、否定一切、藐蔑一切。

翻翻覆覆，如沙漏一般，未曾真實信念過什麼，也未曾真正培善、植善的母親，怕要隨著自身的惡質惡德，墜落於惡道中罷。婆羅門女憂思綣綣，變賣了所有家宅祖產，蒐羅種種曼妙的香華、供具，於諸佛的寺塔前，大設供養。

此際正是覺華定自在王佛的「像法」時期：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已然入滅，人們藉著祂端嚴的塑像，興起慕佛、向佛，以及修法、崇法之心。

整座廡廊、殿宇怕都要專靜下來了。在這屏息的剎那，唯有覺華定自在王光嚴的形容安澄籠罩，廣袤而凝定！

婆羅門女沉深瞻禮，心中默想：「如來，之所以稱為大覺悟者，唯因具足一切智中之智，無論滅不滅度，都無改於祂的淨覺圓澄……那麼，祂必然能知道，母親逝後的去處吧？」

婆羅門女戀戀瞻視如來，哀慟飲泣……良久，良久，空中忽然有

一音聲，說道：「聖女，且莫悲慟，我將曉示妳母去處。」

「是何方神佛來此寬慰我的憂慮？……自從失去母親，晝晝夜夜，目不交睫，我只是如此哀慟地戀想著……」婆羅門女合掌向虛空問道。

「即是妳所瞻禮的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！見妳思憶母親，超越尋常生命、情理之分，於是，深憐妳！特來告知。」那慈柔的音聲回答。

傾整個生命唯願獲知母親的下落，婆羅門女舉臂揚身，向虛空投身撲拜，肢體撞擊大地，𤸫𤸫傷毀。侍女扶持著，黝長而後，才緩緩蘇醒過來，即掙扎著用盡最後一絲餘力，向虛空迭聲祈求道：「我此身、心，行將死去。唯願如來慈憫，速疾敘說母親何在？」

「供養完，即返回家中，一心端坐，思惟我之名號，即能曉了母親生界——」虛空中的如來委委叮嚀。

一日一夜跏趺思惟著，婆羅門女忽然見到自己置身於一座沸湧的海濤間。滾燙的濤水，頭出頭沒，泅泳著千千萬萬男女老少。各種猙獰奇怪的夜叉鐵獸，追逐、咬噉著罪人，以種種無以逼視的痛楚形式，慘虐凌遲、剜割著。

這是地藏菩薩前身——婆羅門女的初遊地獄。鬼王「無毒」稽首來迎，作為前導，帶她歷覽形形類類、獰惡血腥、無忍卒睹的煉獄，和流刑。又一一回答了地獄的結構、特質和具存的理由、條件。

「如何才能抵達煉獄？」婆羅門女迴視罪牢與罪刑，哀憫問道。

「若非大威神德，即須惡業惡力，兩者其一。」無毒回答。

節節叩索，層層剖觀煉獄，婆羅門女最後憮然問道：「母親亡逝不久，不知她的魂神將墮至何種惡趣、惡道中？」

無毒問完母親悅帝利的生命種種，合掌說道：「悅帝利罪女昇天已經三日，緣於孝順子息為母親廣設供養、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寺塔……非但妳的母親得以脫離地獄，所有無間地獄的罪囚都獲寬赦，在那一日中，得到寧靜安樂。」

地獄之旅，恍然一夢。婆羅門女自冥思中驚覺，細細參惟，憫然頓悟。

自一人的愛慈中，她欲愛慈所有如父如母的有情。

自一人的罪苦中，她欲贖拔宇宙所有的罪苦。

自一人的淪陷中，她欲撫慰一切沉淪。

她如是對著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，斬決立下弘誓：「願我盡未來世恆遠長劫，為所有現在、未來、將來的罪苦眾生，廣設方便，使得諸般罪疾皆獲贖拔，皆獲解脫。」

●

這是地藏王的第二類前身。

一名愛者的本紀。

因了一段非凡的，至死亡也無能放捨的情深，婆羅門女寧以生命為賭注，誓欲探索母親的魂魄……乃至徧叩地獄而窮索。

覺華定自在王如來說的好——「此是超出常情眾生之分。」

常情之愛大抵是，以死、以肉體消亡為期。甚或者在肉體消亡之前，愛早已滄海桑田、磨蝕腐朽，更迭變移千百迴了。(孝悌、慈愛、友情、愛情、家國之情……僅只是「愛」根據不同的關係、情境、人際所分立、繁衍的名目。愛母，稱為孝。愛兄，稱為悌。愛友，稱為信。愛師，稱為敬。愛國，稱為忠……)

而婆羅門女的愛，卻是死生不移，死生無動的！肉身所無能睽隔，地獄所無能吞噬！

且自特別一人、特定關係對象而起的「愛見慈」，進而延展為生命一體，無任何關係、情愫，無親、無愛，皆為贖拯的「無緣慈」。

小國王

百千萬個長劫又如大海風乾的海水般，一滴一滴佚散於塵埃。劫中，有佛，號為「一切智成就如來」。在他出家修行的遠劫之前，曾身為一名小國王，與一鄰國的小王相親相交；連袂共行十善業，慈憫國土有情。

兩名渺小的國王，如同大塊黑陸上兩顆爍滅的鑽扣，發著螢光般渺茫而堅澈的光閃。毗連的國土和人民卻是黝黯腥黑的，嗜味於所有

淫亂、殺戮、欺詐、偷盜……

兩名知己相對籌謀。一個誓願道：「我將早日證成佛道，而後，度盡此際渾矇眾生，使悟菩提，一個都不餘下！」一個便長吟道：「若不先度盡這些罪孽、罪相有情，使他們都先獲安樂、先證菩提——我，究竟是不願自己成佛的！」

世界成毀壞空，空壞成毀……發願早成佛道的小王，在悠慢劫數中證成「一切智成就如來」，住世六萬劫；復又劃過長空，圓寂入滅。而那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、不願成佛的，仍歷涉蕪長的劫數，耽擱於煉獄，即時後來的地藏菩薩。

光目

為母親說的窈長故事，地藏王的第四類前身，仍回歸於母與子——母親和女兒的故事。

另一個阿僧祇劫，如桃花的落瓣，淅淅瀝瀝墜落於無邊曠土，淅淅瀝瀝刮碎女兒心事。流劫遞轉。現在，是清淨蓮華目如來的像法時代。

曠劫噩夢宛然無盡迴轉、無盡倒帶、重演——

仍是一個術德不修的母親，一個孝敬、愛念的女兒。

一個剛愎自恣、我行我素；一個溫柔善懷、苦勸無能。

仍自母親的死亡開始——

一名阿羅漢踽踽行腳，雲水化度有情。道途中，遇見一名喚為「光目」的女子，設齋虔敬供養。

羅漢問道：「有何欲願？」

光目哀慼回道：「我於母親亡逝之日，散盡資財、修福救拔，唯願了知母親亡靈所在。」

劇碼重新搬演。入定的羅漢，冥觀光目母親的去向。問言：「妳的母親生前有何嗜味？做了什麼行徑？此際落於惡趣，身受劇苦！」

林林總總，千般萬緒！生命渣滓何其之多！習性何其琳琅！……，

瞋憤、詈罵、毀害……屬於母親的慣習密如炊煙，光目無以細數，僅略舉了一項至為鮮明的特質：「母親一向快意任情，特別嗜食魚鱉之類，尤好魚子魚卵……廚房裡油煎火爆、屍肉狼藉，母親則縱情大噉大食——那死於她的鍋爐中的生命，怕有千千萬萬倍罷。尊者哀憐！我將如何贖救母親——」

「妳可志誠誦念清淨蓮華目如來名號，同時塑畫如來聖像，可使生者、亡者皆獲利益。」羅漢教之以便捷、善巧之道。

一如宿昔，光目盡捨珍愛，塑畫佛像，晝晝夜夜，哀泣瞻禮。

金色如來即於夜夢中映現，如須彌山明晃煬耀，說道：「妳母不久即將再次降生你家。才知飢寒，便將開口言說。」

不久，婢女生下一子，未至三日，即哀哀嗥泣，幽苦說道：「是妳的母親啊！自亡故後，即屢屢墜落於地獄中，受盡毒慘……煉獄種種，那真是無忍稱說、無忍回首的啊！」成為嬰孩的母親哀悔傷慟地說：「如今，蒙妳福力救拔，受生為賤民……但一至十三歲，又將早夭，又將淪墮惡道……乞妳，想方設法，救拔我罷！」

徧大地桃花，星星閃閃俱化為光目憂悲的淚水。那是使紅顏化為白髮的痛苦輾側，也是使深情女子變身為地藏菩薩的決絕一悟。

「十方諸佛哀愍我！聽我為母親所發的廣大誓言——」長夜無盡，光目如是於無止的哀哭中，緩緩抬起頭來，目光瑩湛，對著虛空：「倘若我母親能夠永離三途惡道，終此不受下賤，乃至女子之身……從今而後，乃至千百萬億劫中，無盡世界、無邊地獄、無量惡道罪藪眾生，我將永永誓願救拔！直至地獄空盡、惡道消滅，諸般罪苦皆成佛道，我始成正覺。」

那時的羅漢，即是此刻的無盡意菩薩；嗜食的光目母，即是現今的解脫菩薩；光目，即是永處地獄的地藏王。

出情

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詳細描摩，因為這是一部為母親說的窈長故

事。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中的「本願」、「因地」、「本誓力」的部分全部涵藏於這四類前身中。

稱「四類」，而非「四個」——唯其因為這個願力，是由千百萬億、不可說、不可說阿僧祇劫中，一世一世，於累世複現，依稀疑似的相同情境、經驗、與體悟中，反覆盟誓、反覆起願、次次積澱的，以致世尊讚美他：「過去久遠劫中，如是慈愍，發恆河沙願，廣度眾生。」

而四類大網般的前身中，真正與「地獄」建立深邃的緣起，而使「地藏」之成為「地藏」，成為「金錫震開幽冥路」的「幽冥教主」的，卻是兩次身為女性——婆羅門女，與光目的前身。

兩類前身幾乎採取了相同的模式、經驗、與情感，是二而一，相肖相似的。世尊卻以動容的語氣娓娓描述，細數失母、憶母的情深綢繆，戀戀傷泣，乃至「撲地欲死」、「追至黃泉」，更進而以自我的生生世世、百劫千劫億劫為賭注，誓入地獄！——唯願以此交換母親的救贖。

且曲盡耐煩地重說了兩個幾近一模一樣的故事，皆含著傷逝與哀泣。相較之下，兩類男性的前身只佔短短的數行，世尊僅以簡淡的口吻，章要式地概略敘述。兩者俱發了「度盡眾生，最後成佛」的本願，但卻是更知性、更「事理性」，也更有隔距的——缺乏前者情感的投入，與昂盪。

為什麼呢？是男性思惟，與女性經驗的畢竟不同？還是整體文化社會的準則中，男性形象與女性身影的究竟差別？世尊為什麼不將婆羅門女或光目，兩者其一，轉換為男性身分？以避免重複的敘說？

倘使婆羅門女和光目——若換成男性身分，那情感經驗的深度與可信度，是否將失去據點，而乏於感動？人們能不能接受一名淹著淚水的男子「舉地自撲」，以「殉死」的姿態，出入地獄；同時，願為死者的贖拔付出累世永劫的代價——同時，相信其情感經驗的說服力和「可驗證性」？

或者，「為愛而不惜於死，不惜於負荷，也不惜於自我犧牲、沉

淪煉獄」，毋寧更肖似女性的心跡與寫照？

自然，男與女、陰與陽，兩種性別，兩種模式，思惟情感的相互穿插、串引、諧仗，更意味著菩薩道中「智」與「悲」的一體同攝、圓融。大願有情必須歷涉主「智」的男性思惟，以及主「悲」的感性悲懷，始能圓澈菩提本願。

如是，以「悲」而入的，須開展生命的智慧覺觀；以「智」為準的，則須長養柔憫慈懷。

「情癡」、「情苦」、「情深」、「情毒」，怕是所有女性的共同經驗罷——因是為母親、為女性所宣講的經，因此，也以女性肺腑、女性心靈作為敘事主軸，看一位善憫悲憐的女兒，如何自至深的感性中，激發迸裂為最璀璨、皎澈的願力。自一人的「情深之毒」、「情深之苦」中，轉化為同體而受、同體而覺的「無緣大慈」、「同體大悲」。

不具足如斯的情感深度，則不具足如斯的願力深度——倘地藏只是尋常一般，大哭十餘回、悼念三五年，偶爾拜懺、上墳，便心事漸了、塵埃落定，而非傾整個心魂意志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詰叩每一座獄府、凝觀每一層罪藪……乃至許下千億劫地獄泥塗之願，則無今日的地藏王。

也因而佛要特別摩頂地藏、咐囑再三，唯因一切諸佛、菩薩的願力皆有限底，唯有地藏玄深不知界底……

而那初始，卻只來自之於一人的「情深」——人們僅要信念「心燈」的無限，即可向內一燈、一燈的相續鑿啟、燃燭；自一個小女兒之於母親的深愛慈孝，轉而擴展、深啟為之於所有受苦有情、嗜欲有情、習性有情……的善憫悲贖。

《地藏經》的背裡，百千萬億長劫，發願的婆羅門女所須深深參修、演練的，怕即是「轉識成智」的工夫，也是六祖惠能所揭的「**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**」的深慧與深定——

她須以「空如來藏」為前導，安住空寂，以不帶情緒、情執的態度，將一切生命的情境，六識（眼耳鼻舌身意）所經驗的對象、範疇，恆恆平等觀察，靜定清澄地，將之轉為智慧的覺觀、鏡智的洞了。

而以深定，穩固智慧所得，依循「智眼察照」、「智慧擇取」作為生命、行為的準則；而不依循渾雜的「識心作用」、「心緒執取」——種種愚盲惑動、覺受好惡、脾性嗜欲……任之誘引牽繫、混亂浮攪，落於愛見、流網中。

依「智」不依「識」，如是而轉、如是淨化，及至轉「情深」為「慈深」，轉「情毒」為「悲濟」，轉「同體積迷」為「同體覺慧」，「同體之哀」為「同體大悲」——如同大海，僅去鹹、苦、鹼、澀，不去深、廣、涵、柔。

「不留情」——「不留」，意思是：不摻揉、夾帶、夾纏、添綴。「情」即喜、怒、愛、憎、恐懼、冷漠、嫉妒、懷疑、酷冷、麻木、憤惱、苛寡……種種情緒狀態、情感激流。

也須恆恆「**轉業力為願力**」——地藏四類前身中，除卻第一世「見佛相好而發心」是最清淺、也最不受外界干預的層次外，其餘三身皆處於人性的惡瘤、負質所築構的強大吸盤中。小國王是，婆羅門女、光目是。惡質惡德，之於泰半生命，僅是污染、扭曲、變形、腐蝕之癌；之於人格者，卻相對逆轉為出離、悟覺、悲憫、救贖之徑。他人愈是「業力甚大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」，贖拔者則相對增勝為「願力甚大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」。

倒過來，缺乏三明、智眼，濫用因果律、業報論的結果，我們將看到一個福報甚大的母親，以及一群幸福恩寵的惡人。生生世世，「業力甚大」的女兒與國王，與之相對相逢、牢牢相繫，負荷一名乖張暴戾的母親，以及洶洶嗜血、狡詐侵陵的群盲；倍受磨難，倍受創楚、摧折……且一世一世，宛如一個輪迴不去的噩夢般，為之屢赴煉獄、屢發重誓……鬧得大家成佛了，他還深陷地獄，永劫不出！

將《地藏經》消極地視為拜懺、度亡、消災、解厄的寶典，或倒果為因、簡單的掉用其「地獄論」、「業報說」、「因果律」的結果，將徹底辜負地藏本懷，辜負了那片金剛勇猛、善憫柔懷「轉業力為願力」、「轉苦緣為樂俱」的深心。

是罷？罪惡激發罪惡、負質牽引負質……閻浮眾生剛強執拗、難

調難伏！——此世怕沒有一名更坷坎、更苦難、更折挫、銷蝕，也更難以成佛的菩薩罷。然而，也沒有一個更廣袤，更足以稱為「諸佛之佛」的國土——名為「地藏」，只因他將謙卑伏下首來，以自身為基砥、為墊石，承納一切過去、現在、將來諸佛的足趾。柔忍、調伏、悲懷、智啟，且圓成！

一切地獄種子，罪相魔羅，俱因之而成佛種姓。

日月不至，但心光炯亮——於人性的晦黯、荒巇、炎火、荼害中，他將斬決執起智杵，向內、向外，碎裂生命的牢獄。出牢，且解縛！

●

入滅之前的佛陀，說了這樣一個故事。為母親、為女性，為人類愛中的大能。

也為人性闃暗的底層，堅硬鈍厚的地殼下，本具深善、本具悲智的菩提寶藏。

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